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客窗閒話 第二卷

王夢蛟 長樂馬某，操布業。妻許氏，中年無子，遂娶王姬。姬身具鱗甲文，其母夢長蛟纏體而生者，名之曰夢蛟，記其瑞也。歸馬年僅□六，未幾生一子，名鐸。許氏陽為喜悅，而陰實妒忌，思有以中傷之。王識其心，故防衛惟謹，母子不片刻離也。一日，許論浣衣，王懷子持衣登樓，當窗以晾。許潛躡其蹤，自後推其母子墜樓，而作驚訝狀。馬聞之趨救，王頭面雖傷，其子則端坐無恙。

馬察知其妻不能相容而畏之，遂成悖疾。其夥李某自遠方買布回，生平相與之至篤者，泣告以故，出妾與子屬之。李曰：「知己之托，敢當重任，但某無家室，何以安如夫人也？」馬曰：「予籌之審矣，請以王姬侍足下，以存吾孤。」李推之不得，厚嫁之，帶其子鐸往。逾年生一子，名之曰馬，蓋不忘其發之贈妾生子，以志其恩義也。

未幾馬某卒，而許氏亦顛沛死。李以馬贈嫁之資經營起家，富甲一邑，重聘延名師以訓二子，恩勤兼摯，馬鐸得中永樂王辰狀元，其子李馬亦發解。李夫婦大悅，分馬鐸以家資之半，俾歸其宗。鐸泣辭曰：「若非繼父，何有今茲？願以空身守先人廬墓。」李強與之，鐸以財產為弟游揚名譽，且與改名曰騏，以避嫌疑。戊戌，李騏亦狀元及第，未幾李夫婦以壽考終，鐸欲黜其嫡母許氏，以王姬歸葬父所。騏不願曰：「若依兄命，則弟為無母之兒，於禮不順。」不得已，陳情於朝，帝命禮部議曰：「王氏改嫁，義已絕於前夫；教子成名，理應隆以異數。況李騏不能無母，而馬某本自有妻。論婦道之有終，應從後葬；嘉英才之連育，請錫榮封。事出創聞，後不為例。」議上，封以長樂縣君，諭祭葬。

假和尚

金生者，浙右人也。幼患禿瘡，頭無毫髮，然聰慧異常，經史百家，過目成誦。臨摹法帖，遍尚名家。真未易才也。惜好為巧詐，不務正業，年□六，入鬻門，試優等食餼。父母為完娶後，相繼而歿。生益無拘束，日與浮浪子為伍，凡狎邪之事，無所不為。未幾家業傾盡，則播弄其親族朋友，以博升斗，如是者□餘年。人人畏而避之，無可行其欺詐矣。藍縷如丐，室人交謫。生奮然曰：「大丈夫博功名富貴猶反手耳，奈吾鄉人目小如豆，不識賢豪，無能助吾入青云者。吾將遨遊四海以圖之。」妻孥皆破涕為笑曰：「博場妓館，足下之青云耳。累及鄉黨，不為少矣。不自成立，惟覬人，有，猶肆口譏談，能無汗顏？所可取者，不肯玷辱先人。輕去其鄉而為流丐，尚知羞恥，是則足下之大志也。」

生忿忿而出，遍求親友，告以遠遊之意，以妻子為托曰：「以□載為期，若不得上達，誓不空歸。」眾皆曰：「□年則君之子亦長矣，似有跨灶之才，君無後慮。」生曰：「吾子不過貴公子之貌耳，焉能清於老鳳？」眾笑曰：「但願如是，我等□年之擔，庶可息肩。」生叩首謝，眾曰：「毋匆促，當為君籌畫旅資，以壯行色。」生曰：「負累已多，何可再擾？即此行矣。」急奔而去。

途遇一僧，醉臥於道，身畔有擔，生觸機而歎曰：「噫，是可為也。」隨竊其衣鉢，並有度牒，名曰「悟真」。因是周流於叢林間，但可駐足，無以發跡。轉輾入粵東，有古大寺者，雄據一方，為通都大邑之勝境也。時不戒於火，琳宮璇室焚毀其半，其主持僧募緣修葺，尚無人應。生周閱之曰：「噫，是可為也。」遂謁主僧，願留為役。問客何能，對曰：「吾乃粗莽和尚，未能識字誦經，不過任灑掃執爨之事耳。」主僧留之，令其入市買物，則哀祈闍闔中之能者為之，書單必詳列某物價若干，共用錢若干，交單時物既便宜，單亦明晰。主僧甚寵遇之。

如是者半載，人咸知悟真和尚之真無能也，莫不憐其樸誠，惜其愚蠢。生故作憨癡之狀，以取信於人。於是潛置紫金衣鉢，以策藏於毀餘之佛座下。一日辰興，冠毗羅服紫衣，據大殿之基，趺跏而坐。眾僧見之，走報主僧曰：「悟真瘋矣。」笑述其狀，主僧往觀，生徐起曰：「佛自在身，不敢行禮。」主僧詰之，對曰：「弟子於夜半夢釋伽牟尼降，囑曰：『是廟之興，惟汝能為。其勉力募化，以結善緣。』弟子以愚昧辭，我佛微笑以手摩頂，授以五色珠，使吞之，曰：『服此舍利子，自能領悟一切法。吾座下有正傳衣鉢，亦以付汝，是可取信於人也。』弟子覺而尋之，果於蓮花座下得此，敢不敬謹奉持，以彰佛道？請吾師號召施主，以觀弟子撰文書榜，以募善緣。」眾僧聞之，喧傳遐邇，於是男婦聚觀者以數萬計。生乃布硬黃紙，對大眾書疏，其文如《聖教序》之清麗，其字仿《多寶塔》之端勁。士大夫僉頂禮佩服，大眾無不涕泣贊歎，哄呼活佛，施捨恐後。彌月間朱提堆積矣。乃延善士以董其事，僉曰：「創建之資雖敷，梁棟之材未備，何從得此大木也？」生曰：「吾慧照四方，惟蜀山有巨林可採，第不難往買而難於遞運，須廣大神通以攝之，似亦可至也。」眾皆曰：「運大神力，非活佛不能。」生偽辭再三，眾請益力，生曰：「姑以二□萬金易輕便之物，俾予獨往獨來，以成此善果。」眾皆欣諾，為之置珠寶以行。

生出粵，棄其緇素，兼程入都，貨其珠寶，豐獲贏餘。值大捐例開，生以原名納資，得太守，入覲奏對，稱旨交部，即銓選得閩郡。過其鄉里，僕從與馬炫耀，一時親友爭趨奉之，生皆厚報，乃攜妻孥之任。緣歷盡艱難，深知民間疾苦，以清勤自持，故稱賢太守也。

公大將軍延師

公大將軍某，權臣也。威震內廷，勢傾中外，庶司百寮，莫不拱手聽命。適其幼子需師教讀，與公卿言及，眾皆唯唯。時有江南沈孝廉，因不第流寓都中，覓館餬口，已托其座師某侍郎允為推薦。適冬至朝賀之期，百官咸集，大將軍復理前言，某侍郎即舉沈生以應。大將軍曰：「為童子師，以品行為要，俾幼而習見師範，則長可觀矣。此生端方否？」侍郎對以有儒者氣象，大將軍欣然許可。侍郎歸，召沈生，囑令小心謹慎，不僅安穩有方，若得大將軍青目，則功名未可限量也。沈感謝而退。

新正，大將軍遣從官以名柬邀，沈生至第，大將軍躬迎於堂，專席南向，命公子盛服拜師。畢，大開筵宴，聲伎雜奏，賓主盡歡而止。送先生入西園，書室三楹，峰巒周匝，林木青蒼，室內書籍充棟，陳設精雅。公子年甫六齡，不過指教數字而已。其供奔走者，蒼頭四人，俊童八人。晚入臥室，牙牀絳帳，繡褥錦衾，並皆佳妙。次日，蒼頭帶長髯者至，約視沈生體段，趨出未幾，進貂裘全襲服之，長短適宜。每日辰興，則八童齊侍。其一首頂銀盆，跪而請盥，一執漱具，一執巾帕，一執鏡奩，一執香皂，餘皆撩衣攝裳，環伺左右。沈生平所未經者，意甚不安，諭之曰：「其以盥盆置架上，恐沾爾等衣也。」童曰：「某等受大將軍命，日事師如事予。大將軍盥沐皆如是也，敢不勉效執事，以速重愆。」沈曰：「我所命，與爾無礙。」童不敢違，以梓楠雕架承之。沈正沐，大將軍至，見童不頂盆，怒目視之，向隨帶護衛一顛首，護衛喻意，帶諸童出。未幾，獻首階前曰：「某童不敬先生，已斬之矣。」沈大驚駭，視大將軍色轉和，心始安。大將軍喜古玩，每得禹鼎湯盤之屬，與沈共賞鑒，沈若贊歎，則曰：「先生欲之，留此為玩。」雖千金所得者，未嘗顧惜。

一日，大將軍來與沈共膳。飯中有完谷，沈出之。大將軍見，回首示護衛意，護衛去，未幾獻首階前，曰：「庖人揀米不淨，已斬之矣。」沈不勝驚愕，視大將軍，談笑自若，不得不勉強承歡。逾月，沈憶家中所需，欲支修金。與蒼頭商之，蒼頭曰：「需若干，請作書呈大將軍。」沈請數□金，連家書送去。蒼頭回曰：「已知命奇江南矣。」未幾，大將軍奉旨徵西夷，來辭沈曰：「先生之品學，予所敬佩。今予承命西征，未稔何年蒞事，敬以幼子屬先生，有不率教者篤責之，勿棄之而去。予旋師之日，當有以報先生也。」沈唯唯。大將軍去後，沈欲出訪友，閹者拒曰：「府中出入，皆有載籍，按月錄報。大將軍在時，先生足不出戶，今忽有是，恐貽奴輩性命之憂。可已則已，乞哀憐之。」沈知大將軍家法嚴，遂不果出。次年應會試，亦為閹者哀祈而止。沈憤欲

告歸，又不敢拂大將軍命。所幸四季衣服屢為更新，而小衣□日一新。至肴饌，則翻新出奇，總無恒品，不第豐腴而已。若悶時，蒼頭望見顏色，即傳府中男女名優赴園演劇，為先生排遣，則又樂而安之。荏苒三年，屢有信致家中，未得一回書，深以父母妻子為念。委婉致意大將軍，得還書，意甚款洽，言亦謙退，惟雲子報捷在邇，請先生姑俟，晤商可也。又半載，大將軍獻俘還闕，聖駕郊迎。公事畢，入視先生，歡然道故，並謝勤勞之意，沈未敢驟辭。

一日，登假山閒步，忽聞哀痛之聲，問童曰：「此聲何來？」童曰：「將軍凱旋後，在廳事考功過定賞罰耳。」沈曰：「得窺探否？」童不敢違，引之往，潛伏廳後竊視。見大將軍高坐，庭下甲士森列，所執刀斧之光耀目。兩旁司官按籍論功過，其功多者，立易以應升之品服，酌酒賜坐；其過多者，大將軍面數之，曰某戰汝失機宜，某事承辦不力，應斬。任其哀吁不顧也。護衛即洗剝其衣，推出門外，砍首以獻。惟是大將軍嚴刻，罰多賞少，悲嚎不絕。沈觀之慘甚，不覺首觸門屏而倒。大將軍微聞之，事畢退視廳後，見先生倒臥於地，數童扶之不起。大將軍親挽之入室，慰令安臥，喚僕速取安神丸，以參湯服之。從容問曰：「誰告先生，俾驚怯也？」沈思大將軍威嚴，不敢實告，因徐曰：「聞公子之言。」以其愛子之心，則無所責罰。大將軍唯而去。忽有僕婦惶惶入室，跪告曰：「公子干犯先生，大將軍裸而鞭之將斃矣。奉夫人命，求先生速救之。」沈愕然曰：「我不能入內室，其奈之何？」婦曰：「只須先生命蒼頭往喚公子，則大將軍不能不釋。」沈如教，蒼頭負公子來，慄慄欲絕。沈撫之遍體皆傷，泣曰：「我冤汝矣。」命蒼頭攜公子臥具來。與之同榻，慮大將軍怒猶未息也。

逾月，乘大將軍歡悅，沈復以歸寧為請。大將軍曰：「先生孝思，予曷敢阻？」擇日盛饌，大將軍欲親送出關，沈力辭，猶依依不捨，命公子代送。登程之際，後車數□乘，從者數□人，卿相咸設餞，行則衛士前驅，止則館舍盛備，所歷之都邑，自節使監司以下，迎送惟謹。至河乾，則巨艘□餘。沈意謂一肩行李，何用如許舟車，始問蒼頭，則以單紙進。默數之，凡幾年所備之衣笥及書室中所陳之物，無論書籍古玩，無不載來。沈笑謂蒼頭曰：「誤矣，是皆大將軍之具，何可攜歸？」蒼頭曰：「大將軍命，恐先生思念舊物，故悉舉以贈。」沈感甚，意謂雖不得財，諸物猶值萬計，半生無慮飢寒矣。及抵蘇，則都督率百官迎於舟中，沈再拜以辭，曰：「予小子其敢勞上官？」眾曰：「夫子為大將軍上賓，我等其何敢褻？」辭眾歸，衛士擁護至第，則舊宅全非，門第軒昂，居然巨室。沈徘徊不敢入，是時觀者如堵，鄰叟謂曰：「封翁望郎君久矣，何不入室？」沈曰：「我家何在？」叟笑曰：「郎君開創大宅，而諉為不知也？」沈始敢入，迎於門者皆幹僕，登堂則誥命輝煌，入室則父母衣四品服，儼然命卿。

沈趨魂膝下，問所由來，其父母詫曰：「汝自為之，何不自知？」沈實對以不覺之故，其父北向揖曰：「大將軍成全汝，可謂再造之天矣。」因云：「某年方伯來，謂老夫曰奉大將軍命，為翁改宅，遂去舊而廓充之。老夫曰宅大人稀，得毋寥寂？方伯即送僕婢若干人，並良田質庫，以及陳設之物，無不畢具。旋得捷報曰，汝從大將軍西征，以軍功得縣令，屢次薦升，今為觀察，老夫婦皆膺封典，惟慮汝在軍前，懸懸而望，今汝歸來，舉宅大慶矣。」沈感極涕零，出見諸僕，數□人以次叩謁。一老蒼頭捧檮跪陳數籍，以告曰：「是皆宅人丁契券之屬，大將軍命置者。老奴已經理數載矣，請郎君檢收，以便老奴帶衛士等回都覆命也。」沈慰勞之，受籍計點，其值百萬。乃啟謝大將軍，自此寂然，亦無回音。沈思大將軍權勢過甚，慮罹黨禍，不敢出仕，稱疾家居。

不數載，聞帝愠大將軍，遷謫吳地，百官交章劾其肆橫狀，帝震怒，命削職拿問。過蘇郡，沈賄通緹騎，潛入舟中，撫大將軍而泣。大將軍笑曰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予即不法，實無悖逆。第上怒不解，予固不望生還。況予以儒生起家，權勢傾百寮，享用逾萬乘，得無盈滿之誅乎？惟幼子托先生青目。」沈唯唯，納贖千緡不受。入都，帝廷鞫之，皆承賜縲首，籍其家，諸子弟皆遣戍遠方，為怨家所滅。其幼子因無職名得以脫漏。沈聞之，不勝悲感。是夜，突有北來流丐二人，入宅求見。聞者與之錢不受，丐曰：「但得一晤主人，死亦無憾。」沈出視之，即老蒼頭與公子也，相對慟絕。遂匿以為子，以存大將軍之後。

無真叟

浙人章生，在閩遊幕，應台灣縣之聘，司徵收，偕渡重洋。方其入署時，同事者欺其木訥。凡寬房暢室可以棲止者，皆為占去，章生幾無息肩地。主人憫之，讓居二堂左個，喧囂甚，獨步後園，以散其心。見岑樓三間，左右有廂，環以短垣，地極幽雅，而寂無人居。叩其關，則鎖閉堅固，莫知其故。徘徊間，有汲井入至，諮詢其緣，始知樓為狐仙供奉之所，無敢擅入者，惟主人行香，一開即閉。章生年已六旬，向習莊老，好談清靜，亦無所畏忌，今得其地，豈肯捨旃，急與主人謀遷，許之。遂啟關冀除，以安臥榻於層樓之下，寓僕於廂。肅具衣冠，焚香登梯，見樓上清潔無塵，中設一幾，一牌書「無真仙人之位」。章生再拜，致敬而禱曰：「弟子某遊幕至此，與仙有緣，寄托宇下，伏祈庇佑，如蒙不棄，下愚某亦好道，維冀開其茅塞，詔以自新，則感受慈恩，益無既極。」自此安居樓下，從公無擾。朔望，則具雞子清酒再申前祝，積誠不懈。雖無形跡，而風清月朗，則聞履聲橐橐，自樓而下，或散步中庭，或推門徑去。章生益朝夕致虔，哀祝前詞。

半載餘，時值中秋，天朗氣清。是夜設幾席於院落，樽酒盤飧，將欲獨酌。忽一杯旋轉，自移至對座而定，章生見而喜，急具衣冠拜請曰：「仙人果憐下愚，來格來饗，某敢侍坐。」亦舉一杯敬謹酬酢，則無音響。又夜，獨坐房中，忽一座自移相並。章生益喜曰：「仙人來矣。」亟向座拜迎，亦無他異。章生悟曰：「仙人屢顧而不接洽者，必因有僕在側，恐泄其機耳。」次夜，托故遣僕他室臥，閉門而敦請，忽座上有人言曰：「先生可謂誠矣，老朽久鑒賢衷，惟不敢稍示異跡，以貽人口實耳。今吾兩人相對，可無他慮。請言其志。」章生竦然曰：「下愚久慕仙道而無所遇，意謂黃庭道德諸經，皆古之寓言耳。今坐對仙人，是必真實無妄，請明以教我。」對座笑曰：「老朽道號無真，而先生欲真之，奈何？」章生曰：「請問無真之義？」對座曰：「即如目前之房屋器具真矣，百年後安在耶？父子夫婦真矣，瞑目後何有耶？世人惟其認真即為真，累六欲得以牽之，三毒得以制之，老朽無此，故無牽制，不過一閒散漢。尊之曰仙人，則吾豈敢？請以無真叟喚吾可也。」章生曰：「叟為何朝人，以何成道，因何不居山林而囿跡坐寢？請言其故。」叟曰：「吾曾見宋高宗南渡，至今五百餘年矣。自天台得道後，奉天狐命派司是邑印信，故不得不居此耳。」章生曰：「凡有衙門，即有印信，其盡仙人司之耶？」叟曰：「然。」章生曰：「何衙署中有彰彰供奉者，有默默無聞者？」叟曰：「道蘊有淺深，故靈應亦有隱顯。如世之官長有能有拙，其能者赫赫爭先，其拙者事事退後，亦由此理。」自是遂成相與，無夕不聚。凡章生有憂喜事，必預報之；有過失處，必規勸之。儼然哲友。

時因主人酬神演劇，優伶數□輩爭媚幕中人，有亞祿者，年已冠，雖色藝未衰，而人皆嬖寵幼稚，祿競無顏，鬱鬱不得志。叟勸章生厚結之，章生雖非所好，因叟意，特愛憐之。自愧纏頭不豐，而亞祿時有請乞，姑漫應之。方無所設措，而探諸牀頭，則必隨意得物，以與亞祿。祿竟與諸稚伶爭勝，有過之無不及。祿感章生甚，未幾劇散，亞祿不知所往，而章生亦不置意。越三載，叟忽謂章生曰：「吾將告別，卜居貴鄉西湖之隩。」章生曰：「典守者不得辭其責，印既無恙，奚可捨去？」叟曰：「印將舍吾，非吾離印。」章生訝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叟曰：「足下日暮途窮，不思歸故鄉，而追問他人閒事？」章生曰：「予非不願歸，奈官場習慣，覺家鄉之飲食起居，皆不能如意。遲遲吾行，職是故也。」叟歎曰：「數耶，數耶，老朽竟無可如何耶？今有一物相贈，務必隨帶勿離，亦可倖免。」飛一紙下，章生拾視，乃紹興客之販酒票也。章生莫知所以，以敬叟故，作囊佩諸內體，因請叟一顯其形，以志別，叟諾。次夜，設果席於樓上，遣從閉戶，聞叟喚入，則睹一老者，圓面大耳，碧眼方瞳，髯發皓白，著古衣冠，笑容相迎。於是舉杯歡飲，章生醉臥而叟逝矣。

未幾林逆起事，攻城將殆，章生易廝役之衣履，隨難中人遁，被林之黨匪擒得，獻俘堂下。林審之曰：「汝非土著，必官之親故，偽裝而逃者。」章生聞道破其情，陡然失色，一詞莫措。林叱斬之，左右應聲如雷，方欲趨縛，忽林逆後有俊俏後生急步下觀，半跪啟林曰：「勿斬好人，此章長者，小人素識，係浙產而在台貿易者，被官負其資，本困守於此，不識大王天威，故嚇禁不能言耳。」林命搜其身，左右索得酒票一紙以獻，林曰：「是沽客也。宥之，命載其發，以隨吾軍。」於是章生得命，為卒伍之廝養，不能自脫。數月，忽聞傳呼曰：「亞將軍閱兵至。」卒伍皆跪迎，章亦隨跪，見騎從如雲，馬上一年少將軍，戎裝而嫵媚。見

章生，叱從人縛去。章又惶急將死，至轅門，擲而入。將軍叱退從人，免胄而下，曰：「章先生識亞祿否？祿受先生惠，欲圖報者久矣。今兩遇先生，始得伸祿之願，亦屬天幸，請先生居祿帳下，覓便遣送。」章乃詢祿何以至是，曰：「祿與林王有舊，別後相招，追隨左右，於今三年，頗邀寵眷。」章以林必無成，勸祿同逸。祿曰：「是亦知之，但林王顧我厚，不忍舍耳。」未幾拔章為親軍，與之旅資，遣赴閩城為細作，遂得渡台而歸。

臧斥曰：章生之所交者，狐也，兔也，皆獸其體而人其心，故藉以免於大難。吾不知世之與人其體獸其心者相處，不必假林逆之刀而殺之矣。噫，交遊者其慎諸。

磁州地震記

維道光歲在庚寅，閏四月二日有日二日戌刻，磁之人或甫晚餐，或已宴息，忽大聲雷吼，從東南來，莫測其自天自地，如人在鼓中，逢逢四擊。方駭愕間，有若千軍湧潰，萬馬奔騰，而地皆震蕩矣。人咸爭先恐後，扶老攜幼，走避空曠之區。亦如駕輕舟，涉江海而遇颶風，上下簸揚浮沉。倏忽俄頃間，屋宇傾頽，磚瓦兩下，木石飄舞，飛灰蔽空。惟聞男啼女啼，呼父母喚妻孥之聲，與夫牛馬驚嘶，雞犬叫號，喧嘩嘈雜，莫辨誰何。夜半稍息，復哀聲四起，相傳覆屋之內、頽垣之下，裂首破腹、折骨殘支者比比皆是。以是內外搶呼，遐邇悲慟也。黎明，睹城郭廟宇及官私房舍，無一存者。地多坼裂，方圓長闊尋丈不等，均湧黑水、挾細砂，泛濫於道，而井泉反涸。於是山陵分崩，河渠翻凸，橋樑盡折，塋墓皆平，村莊道路不復可辨。二日三日戌刻，復大動，人皆野處，依樹為棲。樹拔則人物僉滾，男婦互撞，衣裳顛倒，疏戚困滄。惟有架席作廬，掘地為灶，聊以食息，然而骨肉莫能顧，朝夕不相保，淒淒戚戚，惛惛悻悻，無復人寰氣象矣。旬月間，猶或時動時止，其地陷之皆作空聲，甚有軟如綿浮如沙者，其人則心膽俱碎，面目盡黑，稍一動搖，無不相抱慟泣，俯伏待斃。所謂民不聊生者，莫此為甚。欽惟聖天子視民如傷，恩疊疊沛，恤死賑生，葺城建宅，而群黎於是乎大定。惟坤土堅剛之氣未復，間或震動，於今三年雲。

黃湘筠云：筆如環轉，備極形容，披讀一過，宛如目睹情形，使我心膽俱碎，所謂繪風有色，繪水有聲者。

神童

神童某，不知何許人。其父為鱈商伙，負商千金，家貧無償，托疾臥。商頻來索，不過緩延而已。然積久難復，鬱鬱真病矣。神童時年七歲，母卒，僅依其父。每見父憂愁鬱結，童亦咄咄書空，忽大笑曰：「阿翁無憂，兒有法退此債，且能使之助我家。」其父曰：「童子何知，大言不慚？」童曰：「無法可施之際，請嘗試之，如其不效，不過兒戲而已，人不深責也。請與我牀頭錢一貫以圖之，其法效，方敢告翁知也。」其父因愛憐故，姑聽之。童攜錢去，鄰舍有為優者，予之錢曰：「後日汝裝魁星像，潛我房中，有客推門，則一顯其形，隱我身畔。客去，則我遣汝卸裝歸。」優諾之。童謂其父曰：「後日商主來，翁告以昨遣兒告貸親友，有允諾者，不知何日送來，應問兒。翁即呼兒。兒高聲讀，若不聞也者。商必親過兒舍，則遣之之法行矣。」

後日，商果來，其父一如兒言，大聲呼兒不應，書聲朗朗讀益健。商笑曰：「肯讀書，好兒子。我往見之。」至兒舍，甫推門，則有青面獠牙，虎裳繡甲之神，執門筆當門而立，神光照耀。商大驚而退，思此童室有魁星，後必大發，欲以女妻之。乃謂其父曰：「令郎非凡品也，我不敢動擾，曷請來一見？」父又呼之，童始應聲出。商見其貌既英俊，執禮甚恭，凡應對進退，無不動人敬愛者。商大悅，乃曰：「足下有寧馨兒，不患無振興之日。我願與結婚姻，肯為我婿，不但債可免，且親翁養贍與令郎讀書之資，我為備具。」其父喜出望外，扶牀起拜，童亦拜。商歡喜而去。翌日遣媒納采，商即邀其父子去，重聘延名師，使童入學，而父仍司會計。於是神童之名遐邇傳佈，採訪使者聞之，貢入太學，後果大魁天下。

臧斥曰：七歲兒能如是乎，已具元魁之才。彼大腹賈，直為其氣燄所取，非優伶之能為力也。

時醫

吳某，携李郡人也，業醫兼設藥肆。其邑幸有愛女，膺感冒之疾，延之診視，用防風散服之，卒。幸怒，命縛治之，幸素識吏，知風而遁，越境乃免，依妻父家。逾歲，幸遷他邑，遂攜眷歸。妻弟送之，復整舊業。其鄰里鄉黨集金賀之，開宴招飲，時已昏暮，客皆據席哄飲，興正豪，有叩門求痧子藥者。主人不得聞，囑其妻弟曰：「筥內幾隔幾瓶，紅色者是，汝往給之。」其妻弟酒已醺，隨手撒一瓶，開視皆紅面，包與其人而入。宴畢客散，吳醫檢點器具，見一瓶在外，所盛者信石末也。問何人動此，其妻弟駭曰：「我以為痧子藥，給來人矣。」醫愕然曰：「來者何人，與藥幾許？」曰：「其人似營伍中者，得錢餘文，與藥二三錢也。」醫曰：「殆矣，我之不得業是者命矣。夫明日必興大獄，身家其能保乎？」其妻弟曰：「無已，姑乘夜潛逃，以觀其變。」乃囑其姊居守，偕醫乃遁。

當是時，有都督某大將軍駐是邑，得眩疾，發即暈絕，惟以痧藥灌之，周時斯醒。忽疾作將斃，其夫人命卒求藥，卒因吳醫新設鋪藥，必認真，故買之而歸。夫人莫辨，急以水調藥末灌之，大將軍腹中如雷鳴，須臾起坐，大呼，「妙藥，妙藥！」夫人告以故，呼卒入詢，得其處，曰：「良醫也，差弁往聘之，以除吾疾。」翌日命中軍參將率其卒伍，奉袍服冠履，白金五，往延先生。中軍至，則藥肆已閉。叩門不應，喚兩鄰問之，僉曰：「昨甫開張，今日又閉，必近鄉之人延去治療也。然其妻在，我等往後戶問明，以應台命。」中軍頷之。鄰人疾呼吳嫂。其妻因弟誤其夫，惴惴尤累，初聞門外傳呼聲，潛窺之，見馬上長官同健卒餘人盤詰鄰人，知夜來事發矣，惶恐欲泣，何敢應門。鄰老不得已，越牆而語之曰：「官奉有禮儀，必無惡意。嫂姑納之，無禍及婦人者。」其妻不得已啟門，中軍入室，陳其聘物，笑問，「先生何往？吾奉軍門令，其速赴召也。」妻心始安，以下鄉對。中軍呼里長人，使往尋之。鄰老作函招吳醫回，見大將軍，開閤延入，怡然請教。醫診之，實不知其疾之由來，謬以虛寒對雲，「以葶苓、桂附為丸，厥疾可瘳。」大將軍諾諾，遽以百金與之曰：「聊為藥資，有不敷者，痊日重酬。」

醫唯唯而退，謂其妻曰：「愈疾以信，既重且多，天下之大奇事也，然不可再。其將何藥以應命耶？」其妻曰：「曷不延其親隨之人，而探其疾源。」醫大悟，以酒食交歡於隨官，始悉大將軍以卒伍起家，方其戍守邊徼時，冬無裘衣，朝夕以酒禦寒。酒家用信石入釀，飲之遍體遽暖，故寒士多從之。及大將軍貴，開府南方，無此等惡劣酒，隨成眩疾。醫會其意，以滋補之味參以信石作引，為丸以進。終一料而體竟豐然，疾不復發。大將軍深感之，凡所轄四營八哨九餘汛，屬下將弁無論男女有疾，必使延吳先生，愈則強之重酬，若不瘳則曰：「吳先生尚不能治，其命盡矣。」於是造請者盈門，不數年成巨業，起大宅，自為門聯曰：「運退防風殺命，時來信石活人。」

臧斥曰：勝者所用，即敗者之兵。惟其時而已矣。故當世醫無定評，忽賢忽不肖，有幸有不幸，疇能入岐黃之奧，而使蒼生無夭札耶？噫，抱恙者實可危矣。

神尼

僕婦梁氏，江右人。夫早故，僅遺一子，衣食無資，送廟為僧。而身為巨室傭。是邦風俗，凡附近僧尼廟宇者，日給以飯，月施之米。梁氏之在其主家也，命與佈施，升斗恒滿，故僧尼皆德之。梁氏年逾六旬，雙目瞽，主家資而遣之。悵悵無依，有觀音堂之老尼者，素受其滿施，頻念之，今既見為逐婦，憐而收養，為之祝發，相依度日。未幾老尼卒，其徒主持廟事，嫌瞽尼坐食，驅令他適。又無所依皈，哀泣於途，父老見而憐之。時值有大五聖堂者，為惡丐所據，肆為小竊，擾居民，比戶不得安。父老與紳士謀，俾瞽尼居是，藉以逐丐。是方之人，日施之食，尼於是始得安居。昕夕誦佛號，足跡不出外者年，雙目忽明，心胸了悟。始一遊故主家，為陳因果，主家見其盲而復明，咸稱異之，不獨鄰里親串願見，即遐邇聞之，莫不欲識其面者。乃與人言禍福，無不

立應。於是五聖堂香火大盛，自命婦以及小家子女僉尊之曰「神師」，施捨無算。即其廟地創建大士閣，魏煥宏麗，士大夫亦來瞻仰問道，而尼但以誦佛為說。其子僧亦皈依其母，為之執爨灌器，慇懃奉侍。

又□餘年，壽八旬外，忽謂其子曰：「吾將西歸，在此二□年，攪擾眾居士，須有以鳴謝。期某月日，齊集閣前拜別也。」子諾，傳佈揭帖。至日來觀神尼化升者，男婦不計其數。尼易新衣冠，參拜神佛天地四方，舉手謝時，人似有所言，其時人聲嘈雜，不能聽辨。尼乃至閣前，以蒲團當階趺坐，命其子進筆硯，以大幅硬黃紙布其前，運筆大書偈子一□八首，命黏於牆，以示大眾。居然字畫分明，多成句讀，且協古韻。人皆知其向不識字，今作是舉動，拜者崩角。尼乃執香朗宣佛號千聲，香火及手，內外烈燄大作，頃刻坐化，異香匝地。大眾泣拜，助其子聚骨而為之塔，士大夫銘之，至今存也。

或問曰：「奇哉，不讀書而識字，已屬難信，況能作韻語，其為荒誕也明矣。」薊序曰：「是不奇，吾子未之思耳，昔創字者蒼頡，本是憑空結撰，至童謠葩經，更無傳授，遂成千古絕調。可見人心本明，愚夫婦悉具聖賢之理。晦翁云：但為氣稟所拘，物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然。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老氏曰：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，豈僅識字能作詩而已？此尼二□年心無沾染，自然靈明來復，洞見本真□八首偈子，不過道其所道，何奇之有？」